

似曾熟識之地 (Liminal spaces)

◆ 戴振揚

一九九九年萬年大樓「金萬年冰宮」歇業前老傅才六歲，有好一段時日，他會在入口圍欄外踮起腳尖，無聊地望著父親穿上冰刀的背影。

老傅依稀記得，手指的末梢，常常冰冷脹痛，想搓出熱，指甲邊緣便稍微掀起白色的死皮，老傅擅長數圈，轉移注意力，就變得不這麼冷。

父親晃過身邊生了一陣風，老傅數第一圈。

父親繞冰場的身影很薄，有時老傅以為他要在場地最遠處消失了，老傅必須眯起雙眼，才勉強看得到他。老傅後來想起，那天當他數到第二圈時，身後彷彿有團緩速接近的海綿，吸收了耳邊的嘈雜。在他很後來，從小傅叫成老傅後，每次腎上腺激發的危急時刻，或是曝於窗角月光、哀愁上湧的作嘔瞬間，他都會走馬燈式回想起那種怪異的寂靜：周遭的一切聲音，都被透明地隔絕了。

那天，老傅數第三圈後，父親繞經一位女人。父親減速與她並肩，再幾圈，他們手拉著手加入人群，

玩接龍還有列車遊戲。那白燈漸暗時，霓虹交錯，老傅覺得父親好像笑了，但太遠了，老傅聽不見父親和女人說了什麼。老傅最有印象的是，那時他和父親在場地的長軸兩端，相隔的距離，彷彿他們之間，藏了一整片不可視的荒原。老傅雖然終生，都如此清楚記住那強烈的感覺，但在父親與女人在冰場正中央身影重疊後，所有那天後來發生的事，他卻都忘了。

老傅與父親從冰宮回家，通常是走一條筆直的馬路。

老傅家樓下是兩層樓的市場，從冰宮回家時，如果父親有閒，他們便隨興逛逛，老傅會多使點力抓握父親的褲頭，讓父親走得慢些。當他們緩速路過五顏六色的蔬菜時，老傅習慣掃視芥蘭、茄子、胡蘿蔔、黃椒、紅椒、生薑，心裡總浮現一陣似曾相識的寂寞。

攤販來來去去，在管線交雜、光線明滅的角落，輪換固定幾種顏色的燈箱招牌與三色旋轉燈，他們擺著淡漠的表情，賣重複的菜，老傅路過時，卻直覺他們認得出自己，彷彿那些不同的皮囊，保有一樣的靈魂與記憶。

如果沒有逛市場，從冰宮回家那條筆直的路，只需要幾分鐘，然而所有那天後來發生的事，老傅都忘了，據傅姊之後不可靠的回想，那天父親只有自己一個人回家，而六歲的老傅，直到隔天晚上，才微弱地敲著鐵門，突然出現在家門口。

傅姊說那之後，老傅養成看窗外發呆的習慣。二〇〇五年母親失蹤之後，陽臺加裝了鐵窗，老傅仍長年望著鐵窗外鄰居的鐵窗，說鐵窗會吃掉我們大家。這些印象模糊的事，如某種過渡，老傅感覺這些記憶

連同他的內在，彷彿近郊無限重複的廢棄水泥建物，看上去總是似曾熟識，且永恆地等待拆除。有時老傅甚至覺得，這些記憶是傅姊捏造的，但這樣想的瞬間，他突然感到無比噁心。

從小傅叫成老傅後，他逢人便說，他是從高中開始當車手。當車手會上癮，抽一筆筆錢，與他的年紀不成比例。他沒說的是，那些躲避、追逃的日子，種種腎上腺激發的危急時刻，他都會走馬燈式回想起那種身後迫近的寂靜：周遭一切聲音都被透明地隔絕。

迷亂、朦朧的車手日子，他抽起了七星，也順利畢了業。老傅高中畢業那個下午，天氣不是很熱，結束了早上的致詞與一連串的授頒，拍照的時候老傅笑得很好看，老傅拿著畢業證書，站在校門口回望，突然什麼人也沒有，只有一整片空蕩的校園，廳堂隱約殘餘細碎的人聲，牆面老舊紅漆溢出幾道痕跡，覆過下半的黑色漆面。來回於下腹與舌根的腫脹感，如此熟悉而陌生。

老傅那天，拿著畢業證書，搭公車回家，一口氣爬到七樓。家門口前是一道長廊，天井包圍廊道，形成田字結構，灰綠地磚不斷延伸，在盡頭逐漸收成黑色的一點，兩旁女兒牆的距離十分狹窄，老傅總覺得，家門好像一個甬口。他走進甬口，客廳沒有人，父親和李阿姨又躲在房間裡，他手裡緊緊握著畢業證書，燈管白光穿透旋轉吊扇，閃得眼睛好酸。

老傅走出甬口，從女兒牆往下望，透過防護網，天井的微光被切成格狀，有時在深處會看到幢幢人影。女兒牆加高過幾次，防護網也是後來才有的，他們說掉下去的人太多了。那些年母親總是叮嚀老傅：不要太靠邊邊走，不要跑、不要跳，不要在樓梯間叫，之後的老傅，卻沒能反過來叮嚀母親。母親二〇〇

五年失蹤前，有好幾個月，她會在月光明晰的夜晚走出家門，扶著女兒牆放聲嚎叫。

那些時候，老傅沐於床緣月光，卻感覺如日的曝曬。

老傅高中畢業後，最常想到母親，他有點恨母親，沒能見到他手裡的畢業證書。自從六歲的老傅直到隔天晚上才突然出現在家門口的那晚起，母親常常蹲低，在他近旁，用只有他聽得見的音量，說：「父母養飼恁，毋過失敗矣。」或摸摸頭，喃喃說：「渡過這個劫、渡過這個劫、渡過這個劫。」這麼多年來，無論關上白噪的吹風機，或是在地下室停車熄火，這些話總會在耳邊響起，彷彿母親打算耗盡一世，蹲在老傅的身邊。

傅姊後來指稱，那是「冰宮事件」。冰宮事件那天後來發生的事，老傅全部都忘了，但老傅終其一生，都清楚記得隔天一早發生的一切。

隔天一早，父親突然叫醒他，帶他去吃附近早市的早餐。他們點蛋包魯肉飯、烏醋乾麵、滷大腸頭、綜合湯，他們很少點這麼豐盛，都是老傅愛吃的，他坐在父親身邊，抬頭望向他的側臉，瘦削的下巴以及微凹的臉頰，看上去很嚴肅，老傅咬一口蛋黃流汁，拿起湯匙撈湯，嘴唇好油膩，父親怎麼一口都不吃？他仰頭越過肩線，望向父親稜角分明的輪廓，父親很少這樣子笑，父親說：不要說出去。

「你昨天在冰宮看到的，不要說出去。」父親後來再也沒有那樣摸過老傅的頭。

#

二〇二一年老傅還是小傅，小傅在半廢棄大樓的地下停車場熄火，眼前空無一人，只有兩列老車，鉸件早已脫漆，黑、銀、藍、白的車身緊緊挨著，蒙上一層厚實的積灰，像老舊照片裡，疏離失真的畫面。

「那位真的很煩，一直偷扯肩帶。」副駕新進小姐萱兒穿連身包臀，煙燻妝眉頭皺成一線，翻找二手LV側肩方包，掏出一疊戰績。

「沒事，暈船的才好。」小傅接過鈔票現點，純熟抓出一疊：「這妳的，多的拿去玩。」

「哥不陪我？」

「下次吧。」

她快手接過，嘴裡沒有停：「至尊全套泡泡洗，搭配日式按摩，只要先儲值五萬。」萱兒笑了出來，開門下車，一條腿又踏進，側身湊近小傅：「真的比之前賺。」C300車門悶響，鞋底高跟踏地，聲響逐漸細碎遠去。

耳邊，細小的耳語卻不曾遠離，但小傅早已習慣。

他拿起手機解鎖，打開微信、打開Telegram、打開LINE，大量工作群組通知湧入：「明日報班如下，小幫手記得先幫熟客填表。」「真的哦～那哥想帶妳去個好地方～」「請問填完帳號密碼下一步是什麼？謝謝！」「上次那個抖太多現在在搞，新來的小姐不懂放長線，你處理一下。」「展哥晚上有局，來撐場。」「爸剛送醫院，我還在陪客，你晚點先過去。」

小傅一陣掃視後飛快反射，打字回：「新的這幾個都難管，我會叫她們收斂一點。」對話框迅速切

換：「下一步你只要綁定信用卡就可以了！有問題再問我！」點選「OK」介面輸入罐頭訊息：「想要哥帶我去刺激的地方」

切換：「今天幾個都結好了，我再給哥。明天主力報萱兒，我這邊多三組，還有一個新的大戶，好上鉤。」

手機螢幕冷光照映，車鏡中是小傅茫然的臉。

切換：「今晚不行。」

切換：「過去路上。」踩油門掩過耳邊的低語。

小傅飆國三抵達私人招待所入口，C300車頭LED映現空氣中飛舞的細塵。沿著石子鋪地緩緩開，像路過整片廢墟，老許曾說展哥這是為了低調，當初用十三座鐵皮屋舍相連遮擋，只要隨石道深入，將發現另有洞天。

眼前紅磚石堡，屹立北臺灣近郊，附近無山無水，只有獨棟。像中繼於虛幻與真實之間，某種身體漂浮的狀態，小傅突然感覺自己不在這裡，不在任何地方，他想起許多似曾熟識而模糊的記憶：空曠、靜謐，恐懼與寂寞伴生而來。

踩上迎賓毯，觸感不怎麼踏實。幾位魁梧的黑衣人搜身，老許遠遠看到小傅，從宴桌邊走來：「車養得不錯喔？」

「那是託哥的照顧。」小傅笑笑。

走過宴桌，滿桌的大菜大酒。

「不會是全貸C300，加油加三百吧？」老許是小傅的上線兼上級，永遠戴著同一頂鴨舌帽，笑起來像瘋人，他的笑聲充滿整棟私招，小傅陪著笑，也笑得瘋，老許見到他笑，笑得更瘋，他們倆笑聲疊加，融入周遭的喧鬧。小傅認出有一半是展哥的人，有些熟面孔；另一半是今晚賭局的對家，聽說是展哥的生意對手兼兒時宿敵阿龍仔，從祖父輩對開工廠那一代開始，就在惡性挖角與競價。

越往牌桌走近，氣氛越肅殺，兩批人馬分邊站好，一個個抱手叉腰。

「跟你講，今天這局，」老許扶搭小傅的腰，壓低音量，比了個五，再握拳比零。

「最低限注？」小傅老練地故作驚訝，老許笑而不答。

可卸式檀木桌沿鑲著細密的肌理紋路，緩緩往兩側開展，桌面中央平鋪紅底毛呢厚毯，Poker table緩升，浮上檯面，伴隨機械轉輪輕響，眾人幾乎不敢喘一口氣，小傅隱約感覺到，周遭的人正在集體冒汗，形成一道隱形蒸幕。

小傅藏入人群，湊近一看，眼前這兩個男人，卻在Poker table前緊緊抱著。

展哥露齒笑，一貫粗獷風格，米色西服與齊整的油頭側梳，左手與阿龍相擁，右手拍拍阿龍的背：「隆仔，咱今仔日攏自己人，免客氣！」阿龍穿挺拔寶藍色西服，理寸頭，右手與展哥相擁，左手拍拍展哥的背：「攏自己人！」兩人拍背像拍痰，發出沉重的聲音。

起頭簡單來往，一局底注五十萬，中局展哥一路壓制，屢屢下大盲，阿龍只是check，甚至完全不

跟，兩邊心腹跟著打，只是陪著將賭注壓大，小傅看得口乾舌燥，腦內周旋於數字的測度——他再次回想起那種寂靜，彷彿回到冰宮彼時，周遭一切聲音，都被身後的衣料隔絕。

「你事要搞好，」老許突然拍小傅的肩，低聲說：「進來沒多久，好好做，展哥不會虧待你。」公牌出現黑桃四五六，阿龍突然笑得很大聲，嚷嚷all in，小傅心裡漏了一拍，展哥也喊聲，推送整整六疊籌碼，跟上全壓，開牌展哥同花三四五六七，阿龍同花四五六七八。

「好。」小傅點點頭，吞不下喉頭的癢感。

後半局勢驟變，展哥連輸十多局，臉上笑出筋。

牌局結束，兩人在Poker table前緊抱。酒過幾巡送阿龍離場，展哥與阿龍搭肩，臉上都是笑；展哥每說一句話，眾兄弟就拍手，臉上都是笑。阿龍的人發動阿法、邁巴赫、麥拉倫，引擎聲消失於彎曲石道的遠方。

展哥一轉身，小弟遞上高爾夫球棒，展哥接過猛砸Poker table，連砸三十幾下，眾人繼續拍手，老許拍得很賣力，對小傅使眼色，應該是說：不能停。小傅專注拍手，手掌有些刺痛發紅，下腹與舌根的深處，湧現熟悉的腫脹感，牌桌是上紅下黑，霓虹的色彩，在眼前輪換，又見那當年老舊紅漆溢出的痕跡，淌過下半的黑色漆面。

二〇二一年彼夜，小傅發覺自己永遠是個快感的奴隸。

傅姊化妝小傅曾看過幾次，粉底遮瑕修容，將塌垮的臉頰提高，順修圓澎的下頷，小傅每次看，都覺得那是另一個人，傅姊可能早就是另一個人，她長年並存盛怒與熱愛，彷彿內裡存在兩股拉扯的靈魂；她的眼眸恆常流露對父親與小傅的憂思，她對男人生厭，卻也擅長正確的服侍。

「不是我不去顧，最近真的太忙。」小傅說。

傅姊刻意嘆一口大氣。

小傅坐在傅姊的床邊滑手機，老許催業績的訊息連連作響：「今天萱兒帶的還不夠，你再找找其他線，打帶跑。」小傅瞄了一眼傅姊。

「好的我知道了！」小傅回訊息。

傅姊拿起眉筆畫眉，嘴微開，語句含糊：「我今天客人比較多，沒辦法去。」

「今天我去。」小傅低著頭說。

他們陷入長久的沉默。手指隨意滑掉成堆的訊息，一則又跳出，小傅將通知關閉，再重新打開，又是LINE與微信先後的群組訊息，萱兒的私訊惹眼：「我不想做了。」小傅心頭一陣燥熱，傅姊貼一側假睫毛突然轉頭：「李阿姨的安眠藥我昨天忘記帶去醫院了，你等等記得。」

「李阿姨沒回來一趟嗎？」小傅問。

「她打算待那，我怕她睡不好。」傅姊貼好另一邊，拿起腮紅刷。小傅看向她鏡像反射的面容，刷出兩道不曾真實存在的紅潤，小傅知道傅姊試圖掩藏某些情緒，但小傅不知道，傅姊是否早已知曉他長年的

瞞騙。

一九九九年吃完那頓豐盛的早餐後，六歲的小傅走回家，整理房間四散的玩具，把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車都收好，放進破舊的紙箱；將傅姊的芭比放進壓克力箱裡，對齊排列。母親下午摺好衣服進房間時，露齒微笑了，她們不知道他是一個共犯。

姊弟倆在二〇〇五年間，那些漫長的黑夜中蜷起身體，聽見門外傳來母親的哭喊，直到月夜吞噬所有聲音，母親從樓梯間回來，走進他們的房間，幫他們蓋被子。小傅還記得那道冷澈的眼光在黑暗中凝視，他緊閉雙眼，微微張嘴喘氣，眼前浮現父親在冰宮優雅繞圈的樣子，他數著圈，數到第三圈，父親繞經李阿姨，減速與她並肩，再幾圈，他們手拉著手，身影重疊，雙唇相印。

他不能說出去。

他站起身，在鏡子裡對到傅姊的眼。

他走去客廳，從木製抽屜裡翻出照三餐排列的淡藍色塑膠藥盒，晚餐後的藥量似乎放得多了些，小傅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關心李阿姨。

多年前李阿姨來訪，她站在門外深吸一口氣，使力掛起笑容。她走進門，見到小傅縮著小小的身體，坐在陽臺邊，直愣愣地盯著外面。

李阿姨靠近，小傅沒有回頭。

李阿姨說，世得弟弟，今天開始我會跟你們一起住。

小傅小聲地說，我不會說出去。

李阿姨當初應該沒有聽見，她的腳步聲在小傅身後遠去。

「晚點評估拆除的要來看。」傅姊的聲音突然從身後傳來，小傅從思緒的潮湧中回神，有些嚇到，頭也沒回：「講這麼久，真的要拆？」

「不知道，說這幾年要處理，有補助。」

小傅將藥盒收進口袋，轉身一瞥，那是傅姊妝畢，絕美而悲抑，像另一個人。

「不要太晚回家。」她說，小傅沒有回話。

小傅走到一樓，走出即將搬遷、拆除的「猛鬼大樓」。回望時，徒感似家非家，一樓市場拉下的鐵門鏽蝕斑斑，似曾熟識，卻是如此陌生。

飄C300，十五分鐘到醫院。醫院一樓大廳挑高三層，站在大廳中間仰望，可見工整密集的五十多個窗格，弧狀向前展延。平視空蕩醫院大廳，無數透明身影穿透小傅，但他已經習慣這股熟悉、寂寞與恐懼的加總，如那長年的住處。有時他會見到幾年來，死去的鄰居們，在天井最低處，在防護網的後面，向他透明地笑。

他好像也變成半透明。

他透明地穿過連棟的醫院大樓，在連通廊道，看見外頭隱約下起綿密細雨。

找到病房202室，打開房門，杵在門口，聽見細微的喘促。

走進病房，父親在遠遠的病床一角，皺縮身體，幾乎靜止。

李阿姨臥在側邊的延展椅上。

他靠近床沿，沒有驚醒李阿姨。

父親嘴角抽動，眉間輕輕皺起。

父親睜眼，看見透明的小傅。

鼻胃管反抽少量，有時大概會有兩百毫升，先少灌一餐觀察，避免消化不佳；導尿管內，顏色深黃，更換時沒有異味；每兩個小時，都會注意翻身，背後屁股那邊，似乎有之前的壓瘡，已經收乾，藥膏會持續更換，現在反應還算良好，看到護理人員，都會張嘴巴，開開闔闔地，像是想說話，也像是想笑。痰還是很多，呼吸有點喘，這次主要處理肺炎，要把抗生素打完……在護理站，醫師對小傅簡單說明情況，小傅感覺聲音愈來愈遠。

小傅後來花很多時間，在醫院病房裡端坐，那些時刻，他會想起二〇一九年的往事，他會想起二〇一九年帶六旬父親回診的那天下午，那詭祕、無從解析的表情與含糊的自語，也會想起李阿姨是如何誇張地在診間跪下，像一齣鄉土劇的橋段；而小傅那種淡然，連他自己都驚訝。小傅記得傅姊起初，對小傅的反應有點不可置信，但旋即眼眸間，露出近似理解的光芒。

小傅還記得，診間椅子上的父親嘴裡唸著：「什麼啊？回家了，太晚了……」

醫師拿起平板，畫面裡是一幅圖，充滿了色彩，廊柱角度錯亂，地板斜撐著天花板，完全解構的空間

邏輯，不存在的物件與懷舊的物件，雜置於一處，角落還有幢幢人影，好像是孩子，還有女人，也有駝背的老人。

「這是一張模擬圖，模擬早發失智的人最後看到的景象。」醫師說。

「看起來很有趣。」小傅說，像是個觀眾。

傅姊瞪了小傅一眼，李阿姨拿出紙巾擦拭眼角，醫師語氣仍很自然，隔著口罩微笑：「你這樣說也對，一般我們常聽到，有些失智的人比一般人可能更快樂，因為他眼裡見到的世界是這樣的，沒有什麼好煩惱的。」

「什麼啊？回家了，太晚了……」父親重複喊，傅姊揉揉父親的肩，李阿姨拍拍父親的背，兩人想問下去，言語躊躇，頻頻點頭接話，小傅知道她們想問什麼，脫口便問：「他會忘記我們嗎？」李阿姨吸了一口長氣。

醫師說「會」的類似詞語，委婉而抱歉，李阿姨吐氣，喉間發出痰液般的水聲，跪在地上，重複說：一定要治好他。

小傅在潔白的診間端坐，周遭突然只有他自己似的，又像回到「冰宮」那天，他數圈，數第二圈，身後有團緩速接近的衣料，吸收了耳邊的嘈雜。

眼前變得好刺眼，鐵窗切割光線，鐵窗是吃人的牙，他坐在陽臺鐵窗前，像幼時那樣，花掉整個週六，身體蜷得剛好，剛好躲進窗格拖曳的光影，國中的傅姊總推他的肩，嘴裡叨唸什麼，他轉頭看，傅姊

像隻魚開口張闔，細泡浮升，他聽不清。

醫師又說「會」，小傅再轉頭看，出現姊的側臉，蹙眉、張口、吐泡，最後停下，眼神像魚缺氧。

「……其實長期的記憶一開始很多會保留，主要還是短期的記憶和判斷能力會比較失準，」醫師的聲音漸漸清楚：「通常可能會本能上依賴重要的人。」

「回家了！太晚了……」父親拉開嗓門，診間充滿回音，李阿姨起身，跌在父親身上，彷彿她才是病人。小傅依稀記得，他突然感受到一股複雜難言的情感，他不確定那是否出自於憤怒，或近似失重般的虛無，只記得自己下意識脫口說出：「記不得也比較輕鬆。」

傅姊挑眉，似乎對小傅的態度不可置信，但旋即眼睜間，反射出溫和的淚光。小傅直到後來叫老傅後才慢慢意會，是從那時起，傅姊開始了她漫長的原諒與復仇。

傅姊忍著情緒，反手將小傅推出診間，一手抵擋李阿姨對小傅情緒化的撲喊。從診間關上前的隙縫，小傅望見了，那張詭祕、無從解析的表情。

是父親，父親的眼神聚焦於小傅身後，彷彿他是透明的，然後父親皺起五官，小傅沒聽見他嘴裡喃喃說了什麼。

#

小傅重複低頭看：「關係人：父子。」

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上，相異時空的住院，都留下他潦草的字跡。

送去護理之家後，他與父親的連結，是一次次格局相近的病室。

他扶著床沿，與失智的父親之間，眼前少許的距離，彷彿藏了一整片不可視的荒原。

而那荒原似曾熟識。

#

小傅愈來愈需要快感。

綁定信用卡的肥羊，削了幾筆假造虛擬幣。

直播代聊體系抽成，火山孝子拋家散財。

剝皮按摩鎖定純情男子裝闊，榨乾自尊的血肉。

愈上癮，愈麻木。

C300視野黑暗邊緣，老許秀他的綠色錶面，搖晃副駕、跟唱饒舌，頂著同樣的鴨舌帽遮擋眉間。

「小姐那邊我處理好了，罵罵哄哄都OK。」小傅說，踩緊油門。

老許點點頭：「你越來越熟練囉，」老許開始笑：「一個個騙進來，再慢慢轉去接S，能剝就剝。」

在他的招牌笑聲中，國道光影變換，測速照相連閃，目的地是展哥的石堡。

小傅需要更多快感。

機械轉輪輕響，Poker table中央紅底厚毯浮升，發牌員穿得像牌，上紅下黑，手裡流暢摸出三張公牌，小傅對視老許fold，老許的笑藏入閃滅的黑暗，周遭光線昏黃，小傅陷入軍綠色的牛皮沙發，一切不像真實，像中繼於虛幻與真實之間，幾步跑著走，走到了這裡，只花了一瞬間，也似不在此處，任何空寂所在，都無比熟悉。展哥向他走來，期待與恐懼伴生。

小傅口乾舌燥，站起來笑，鞠躬握手，展哥拍他的背，發出沉悶的聲響。

展哥洪亮地說，老許說了，這幾個月線上的事，你都做得很好。

他連忙點頭，稱老許的好，讚展哥大方，他們笑不停。

展哥說，我對你有點印象，你之前來過吧？

小傅說，是，看過展哥打牌，大氣！

看過我打牌桌吧？展哥笑得震耳欲聾。

小傅偷瞄老許，老許沒有笑，小傅就不笑。

「咱需要人才。」展哥拍很用力，小傅好想咳嗽。

「展哥你放心，我會好好帶伊。」老許扶腰，眼神銳利，像一匹狼。

目標是成為打牌的心腹，再有阿龍的局，小傅得扛起陪打，有些誑富二代的局，要認真算計，心記牌型、計算機率，流暢跟注、虛張聲勢，藏匿心思、扮豬吃虎，陪笑陪飲、恭送賓客，一局幾十萬也能小抽，小傅擅長瞞騙，瞞騙已是他骨子裡的習慣。

但小傅需要更多快感。

私招廁所掃具間，老許扶著小傅的陰莖來回套弄，帽子一直頂到嘴唇，他瘋笑，說，第一次嗎？等等換你幫我。小傅並不意外，他的陰莖劇烈腫脹搏動。彼此射完精，他走出廁所，裝若無其事，衣服穿得像牌，上紅下黑，周旋於數字與演技，機械轉輪輕響，Poker table中央紅底厚毯浮升、下沉、浮升、下沉，昏黃燈光是黑暗中的燭火，石堡成為穴居，透過燭影，見到許多妖嬈搖曳的身體，她們扭腰擺臀，走進展哥的石堡，都是集團騙進來給小傅管過的小姐。

然後小傅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。

萱兒變得不太一樣了，她連續七天頻繁進出石堡，他們在廁所前遇見，她雙頰凹陷，看了小傅一眼，什麼都沒說，只是彎著肚子走進廁所。小傅清楚感到一股哀愁上湧。

小傅扶著陰莖，尿不出來，額頭緊靠私招廁所石牆，耳邊母親蹲著說：「父母養飼恁，毋過失敗矣。」機械轉輪輕響蓋過耳語，Poker table浮升一片殷紅，又像黑暗中的霓虹交錯，他眯起雙眼，感覺似曾熟識：那是高中放學後的廳堂，大哥們扶著他的陰莖，放任彼此腫脹，腫脹爬行於舌根，然後是下腹——小傅在石堡廁所輕叫了一聲，立刻掩嘴，紅襯衫緩緩流下幾道痕跡，滴到黑色褲頭。

走出廁所後，小傅叫大家叫他老傅，逢人便說，他從高中就當車手。

#

傅世得扶著床沿，才想到今天，又是姊不會來醫院的日子，預約的客人太多，可能還要陪著出去。傅世得想著，誰會比較晚回家？

諸多記憶連同他的內在，彷彿連棟建築的過渡區域，彷彿近郊廢棄、連續而空蕩的水泥空間，看上去總是似曾熟識，且永恆地等待拆除。他甚至懷疑其中有太多填充的虛構，似乎他的年華，已完整耗盡於虛無的建物之間。

他扶著床沿，父親失焦的眼神灰濛濛地望著。

輕拍父親肩頭，傅世得始終忍著沒有說出：「不復記憶是最輕鬆的卸責。」

他也不是說：「記不得也比較輕鬆。」

傅世得只是輕輕地說：「上禮拜李阿姨搬走了。」

父親輕皺眉間。

「她收得很慌忙，聽說還從六、七樓梯間扶手摔下去，幸好跌在防護網上。」

傅世得露出苦笑。

「爸，從你開始臥床之後，這幾年李阿姨整天昏昏沉沉，愈來愈常跌倒。她之前還瞪著我跟姊說，你們老爸不在的家裡只有猛鬼，一切都是鬼害的。」

父親眼睜得大了些，聚焦傅世得的身後。

看護阿美負責附近兩床的鼻胃管灌食，她剛走進病房。傅世得稍微讓開床頭的空間，阿美將床搖高，

反抽確認鼻胃管消化正常，取出床櫃的配方奶，倒入針筒，米白、濃郁，緩緩充溢整個管子。

「來！給你！我先去別床！可以嗎？」阿美遞上針筒端。

「好，這我會，妳先去忙。」傅世得微笑。

放開掐緊的管路，米白再次充滿，徐緩輸送，如生命的延長線。

傅世得握緊指節，死白、冰冷。

「我覺得她其實是在怕媽。」他專注調整管路凹折，讓灌食速度緩慢得宜：「爸，其實我不後悔學會怎麼騙，我最後悔的是，我早就發現媽不只是失蹤，鐵窗也不是平白無故裝的，但我選擇一直騙自己。」

傅世得平視，端詳針筒裡，慢速下降的水平線。父親眼裡近似淚光流轉，又像突然放盡氣力，眼神失焦，然後緩慢地闔上雙眼。

他不是第一次在床邊說這些。

這是一個長久而重複的過程。

「這會是一個重複的過程。」二〇一九年回診那天，傅姊和李阿姨扶著父親走出診間，說這是醫師的總結。

「我們回去多照顧，一定沒問題、一定沒問題。」李阿姨持續地說。

傅世得扶著父親，在醫院、在家裡、在護理之家，在所有時空中，身影的加總，手中這雙手臂，皮膚乾癢、肌肉坍塌，一次次變得細瘦，傅世得遠遠，或極近地目視父親，輪廓與顏色卻開始失真。父親開

始臥床前兩天的下午兩點二十分，突然大聲嚷嚷，一路跌跌撞撞，跑到樓下市場，傅世得在早市的菜販前找到父親，父親手腳已黑青了幾塊，他使勁抓握，讓父親走得慢些。一旁的菜販表情冷漠，他們路過時，傅世得卻直覺他們認得出自己，彷彿那些不同的皮囊，又是一樣的靈魂，旁觀著命定重複的事件。他們緩緩路過五顏六色的蔬菜，父親突然扯起纖瘦的臂膀，重複嘶啞同一句話，傅世得聽不清楚，試著使力維持父親的平衡，父親扭著肢體突然轉頭——那是自回診以來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父親的視線聚焦於傅世得。

傅世得眼前是熟悉的唇語。

「回家了，太晚了……」是回診那天，父親重複說的話。

傅世得被傅姊推出診間，從門關上前的隙縫，他看見父親皺起五官。

「……我兒子整晚不見了，他去哪了？」

相異時空的相同畫面，父親哭得像個孩子。

傅世得停下拉扯，只是掃視芥蘭、茄子、胡蘿蔔、黃椒、紅椒、生薑。

傅世得試著開始對自己的漫長原諒。

#

傅世得來回石堡、國宅、停車場、小姐駐點、醫院、廁所掃具間、七樓甬口、地下室、駐點、床沿。

介於空間之間，幾乎分不清近日的細節，身體需要解癮，用更多快感解癮。過度少眠且害怕突然無聲的處所，傅世得一再聽見理不清愛恨的咒語叮嚀，於是用快感湮沒。從後面幹萱兒甩屁股幾掌，發出脆嫩的聲音，軀殼卻像沒有支點的人偶，幾乎要散架。她眼神迷離空洞，從體液中坐起身，好像想說點話，但還是沉默地走去沖洗。

駐點像廢墟，萱兒總是神情憔悴，退居廢墟二線樓鳳。說是廢墟，其實是五十年高齡危樓，神主牌與地址牌雜處同層，人鬼殊途而共生。轉幾次彎折廳廊，走到駐點門口，上頭掛了八卦，窄仄壓迫像一道甬口，幾乎與傅世得記憶中不斷朝向再遠離的家門無限近似。

萱兒乾涸擱淺的最後，傅世得打算離開，在他近前，面對面關上門的那一刻，乾笑說：「哥不陪我？」

「下次吧。」

傅世得一次次走向不同與相同的甬口，置身灰綠長廊，微光從天井灑下，無法深入深處的光，不能均勻映照曾經墜下的影，他倚著女兒牆，耳邊殘餘細聲叮嚀：不要跑、不要跳、不要在樓梯間叫。傅世得洗完澡、洗完頭，母親幫他吹頭髮，嘴裡重複唸：「渡過這個劫。」隔著吹風機的白噪，愈聽愈不清楚。傅世得喜歡臉向著母親趴下。母親跪坐，露出柔軟的大腿，他便一臉擠入雙腿的縫隙間，頭頂著母親的腹肚。母親拿起吹風機左右吹撫，吹乾傅世得的後腦勺。聽吹風機的白噪，面前是熟悉的窩，他總緊閉雙眼，使力往前埋，感到非常溫暖。

「媽，要『渡過』什麼？」關掉吹風機，空氣好安靜，傅世得忍不住問。

母親輕輕拍背，壓低身子，抱抱腿上趴著的傅世得：「就是渡過失敗個後果。」在他耳邊輕輕說。

「什麼『失敗』？」傅世得悶著聲音問。

母親打開吹風機吹最後髮尾，傅世得沒聽清楚，也沒有再問。

一次次置身灰綠長廊，傅世得倚著女兒牆，耳邊長年的糾纏：「父母養飼恁，毋過失敗矣。」一直、一直說。

#

不再來回醫院後，傅世得更頻繁來回石堡。每兩天帶展哥的兄弟，去點傅姊的檯衝業績，默契是互不相認。她一口灌下兄弟的威杯，湊近兄弟耳根廝磨，兄弟都笑開懷，扶她的腰，捏她的臀。

傅世得假裝扶傅姊的腰，假裝捏傅姊的臀。兄弟相敬三輪威士忌，傅世得含住，趁光線昏黑，轉頭吐進垃圾桶，兄弟和傅姊玩般虛吹牛，輸的人要親一口，沒人注意到傅世得。兄弟相敬十輪，又開大酒，兩個兄弟手肘蹭奶，時不時偷抓兩下，傅姊笑嗔：「多抓多喝哦——」

兄弟東倒西歪，少爺進場收尾。傅姊離開包廂前，轉頭冷冷看了傅世得一眼。

傅世得處在坐躺的人堆中間，點了一根菸。

傅世得抽完，去頂樓找姊，她果然倚著低矮的牆，呼出飄升的煙絲，在月光下縹緲而憂悵，他遠遠看

著傅姊，看著像另一個人。她轉頭看了傅世得一眼，像看著另一個人。

「不用再帶了，我要退了。」傅姊打破沉默。

「妳要做什麼？」傅世得靠近矮牆，俯視萬燈渺小閃爍。

傅姊看向前方：「做個網拍，或開個店。」再吐煙。

傅世得說，存夠了嗎？

傅姊說，早就夠了。

傅姊說，你還不夠嗎？

傅姊說，你也去開個店、開個小公司什麼吧。

傅姊說，還來得及。

傅世得說，但我們早就是——「失敗个」，妳聽過吧？

傅姊沉默。

傅世得說，妳聽過吧？

傅世得說，在我耳邊沒停過。

傅姊不理會，彈掉菸頭：「我們各自租個房子吧。」

傅世得沒有回答，只是想起一切的記憶，都那麼似曾熟識，當記憶疊加，過早而疏淡的，在內核軟嫩處深深抱藏。如何能搬離這詭祕而悲傷的所在？

深處，人影幢幢，傅世得透過防護網，見到許多的他們，不受光拂照的他們。原來這一層輕薄彈性的網，當初應當如此，慢動作般，將他們承接，將他們反彈，最後靜靜停住。傅世得臉朝下，緊緊貼著麻繩的網格，閉上雙眼，眼前再次浮現，似曾熟識之地：那是一九九九年萬年大樓「金萬年冰宮」歇業之前，霓虹閃閃的空間。父親正優雅繞圈，繞經李阿姨，減速與她並肩，他們手拉著手，雙唇相印的瞬間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傅世得在原地嚎哭，他似乎哭了很久，直到身後一個巨大而溫暖的手掌，按住他的肩頭，那團緩速接近的衣料，吸收了耳邊的嘈雜，他耗盡一生的時間，要遺忘那種寂靜，他並沒有回應那隻手，但那隻手牽起他，帶他離開那裡，他耗盡一生的時間嘗試說服自己的內裡與記憶，都是虛幻的結構。

市景萬燈閃得傅世得雙眼酸痛，傅姊倚牆托起下巴，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「搬出去後自己好好照顧自己。」她說。

「李阿姨呢，妳還有聯絡她嗎？」傅世得想轉話題。

傅姊轉頭望向傅世得，傅世得第一次見到那樣的傅姊，眼神非常冰冷，蘊藏一股寧靜的憤怒：「如果不是因為防護網，李阿姨在拋棄爸那天，就已經死了。」傅世得沒來得及接話，她突然笑了——傅世得想起那晚李阿姨慌忙收拾，睜大雙眼盯著他的身後，彷彿見到了猛鬼大樓的猛鬼；傅世得想起李阿姨那被猛鬼纏上，頻繁跌倒的身姿；傅世得想起藥盒裡越來越加重的藥量。

他們都有擅長瞞騙的基因。

傅世得扶額，也笑了，笑得喉嚨腫痛。

傅世得放慢語速，一字一字地說：「那妳知道，如果不是因為防護網，媽離開後，我早就——」哽著氣，沒能說完，傅姊也只是繼續的笑，他們倆在天臺大笑，笑聲融入城市的喧雜背景，伴幾聲咳嗽也要笑得更加痴瘋，傅姊彎捧肚子：「那我要再說一個，」傅姊笑得咳嗽，一口一口噎進空氣，流出涕淚：「我當然有聽過媽那些自言自語。」

淚光中，傅世得見到傅姊用力維持微笑：「如果不是因為那一世的叮嚀，失敗的早就是我們了。」輕聲地說。

#

搬遷之前，他們辦完父親的葬禮。最近，傅世得常不精確地想起那幅失智的模擬畫面：完全解構的空間，廊柱傾斜，熟悉的物件雜置於室，角落的人影，是兩個孩子，還有他們身後的一個女人。

然後女人蹲低身子，唇語。

——雖然阮失敗矣，毋過希望恁會使平安渡過這一切暫時個後果。

父親葬禮上，傅姊說她以前有聽過母親叨唸後面那句，傅世得卻從來沒聽過。

那幅畫面，那一片所在，蘊藏時光的總和，卻一條漆、一根梁、一處壁癌，被如此逐然地遺忘。

當一切變成似曾熟識，不復記憶不是最輕鬆的卸責，而是最悲傷的承擔。他們在一切過程的最後：渡過了中繼，與加總的劫數之後，始終沒有基於某種索求的衝動，在床沿道出他們自身後來的總總。二〇

二四封釘跪棺之際，傅世得意識到在接下來的漫長現實裡，他與姊，和父親母親之間，生死相隔的距離，將永恆地藏著一整片，似曾熟識的荒原。

作者簡介——戴振揚

一九九三年生，現為醫師，鑽研預防醫學。想像朋友一員，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，終生致力於虛實相生的書寫。

評審意見——駱以軍

他有一個像《去年在馬倫巴》的記憶懸念的控制力，始終扣住牌，就是六歲的他與父親從冰宮之後，為什麼那一晚他不見了？而這個扣牌，他用一種，我這幾年少看年輕創作者作品，不知對所謂「車手」，那快速在社交軟件上各種詐騙、小姐、那些在真的像鬼屋大樓舊廊的駐點，這些現場感，他們累積了多少「知識考古學」的探勘。但他的快速蒙太奇，又跳到失智症的父親，當然那個李阿姨，和主角的姊姊（也是作陪酒女）這些兜轉關係。那個醫生給他們看的失智症者的內心圖像，有打到我。那個舊公寓的防護網，也作為比起其他作品更大量人物的隱蔽記憶，或消失的原本該有的樣子，這個設定也非常強。反而我起警惕的是他進入黑幫老大的賭博密室內，其實寫得非常厲害，但突然出現了「電影感」。我在判定时，是既被那紛繁、快轉、蒙太奇所迷惑，卻又擔心黑幫這一大段的書寫，太為了賦格那個（前頭寫得太好了的冰宮），目睹父親的背叛母親，而太熟練了。但我還是感嘆，是放在這前幾名作品中，這篇恰正是，和〈無風帶〉，展示一種「可怕的描述力」。